

誠品來了.....

編按：

去年已傳出風聲，台灣「誠品書店」將於明年進駐香港，在即將開幕的36層高的銅鑼灣希慎廣場大樓落腳，佔8樓、9樓和10樓共5萬平方英尺。曾有報道說，為了取得誠品的首肯，希慎與業曾派專人赴台和對方多次洽談，不惜開出低租金及延長免租期等優惠條件。臨載稿前，看到另一消息說「誠品」擬今年下半年上市。正如我們的台灣作者所說，「誠品」已不再只是書店，如何看待它帶出的文化訊息，值得玩味。

不再只是書店

文：劉佳旻

1989年第一家「誠品書店」在台北市敦化南路開幕，原來以藝術人文專門領域為定位的書店，2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台北的閱讀風景。

誠品書店，在台北早已遠遠不只是一間書店。作為書店，誠品不僅創造了台北布爾喬亞品味的具體展現；透過結合精品、咖啡餐飲的空間所直接鋪造出來的氛圍，全面化地透過「逛書店」這樣的文化行為，將書店空間逐漸轉化為文化生活想像的標的。

實際上這種「複合式連鎖書店」的模式，在台灣早已於1980年代初即出現。早期結合文具、禮品商品販售，甚至加入餐廳、咖啡廳、服飾等多角經營的複合式書店模式，透過扣連「書店」與「生活消費空間」的面向，讓閱讀自然融入成為生活消費的一角。

而誠品書店的複合式整合似乎更完整地勾勒出「文化生活樣品屋」的輪廓，不只是席地而坐、自在的閱讀方式；空氣中流暢的輕爵士音樂，同時還包括了另類風格影音產品的販售，各種文化創意商品/精品文具的進駐；而誠品藝廊這個與第一間書店幾乎同期創建的空間，更豐富了「複合式書店」的意義——將「藝廊」這隸屬小眾的空間含納進原來為大眾而服務的書店，拉開了「書店」既有的層次，加上1997年10月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所開辦的「誠品講堂」，以及1991年至1996年的《誠品閱讀》雙月刊、以及而後轉形成的2000年至2008年的《誠品好讀》雜誌等，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誠品」已經重寫了「複合式書店」所包含的意義：書店這個空間，不僅是聯接書店與生活消費，從帶有公民教育意義的講堂，刊登書評、選書指標的閱讀雜誌，以及展覽藝廊，這些延伸出來的文化活動整合出一種具象徵性的「高階文化指標」。

而1999年作為總基地的誠品敦南店開始24小時經營，2006年以「閱讀與生活的博物館」為口號開幕的誠品信義店，都更進一步地將「誠品」原本抽象的文化指標性具體地轉化為帶有觀光價值的都市文化地景/奇觀：在半夜凌晨2、3點開著的書店已然是個奇景，但這書店確實還有著逛書店的人。

從產業的面向來看，誠品也已是出版產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008年，在網路普及、實體書籍市場萎縮的現實中，作為最重要的實體書發行之一的誠品書店，也祭出「由月結制轉為寄售制」這樣的發行新規則：不再下訂單後付款，而是寄售多少則憑發行銷售報表付款。對一般人來說這個轉變或許沒有太大意義，然而面向出版產業，誠品書店的這一遊戲規則更改，不啻壓縮了小規模出版社的生存空間。

誠品作為地景標示的意義已確立之後，在真正的文化產業中能夠扮演什麼樣指標性的引航角色，則是接下來將持續受到關注與檢驗的方向。

在小巷弄內的獨立自由

相對於誠品，在台北諸多小巷弄間，如繁花般隱匿其中的小書店與文化空間，在這幾年也逐漸蓬勃起來。這些獨立的小書店雖然空間不大，然而這些小巷弄為空間，把外街附近的吃喝、咖啡小店都含納進來，也讓這些小書店與街巷之間自成一格地創造了都市中特立的一小方天地。

台大公館一帶的「溫羅汀」區經常是最為人知的獨立書店區，也是獨立書店密度最高的區域。這裡靠近台灣大學，附近溫州街、汀州街幾條蜿蜒曲折的小巷裡，有包含誠品台大店等四十多家書店，其中超過半數是長年獨立經營的書店，如以左翼書籍為主的唐山書店、打着女性主義旗幟的女書店，以及蒐藏大量台灣文化、政治、歷史書籍的南天書店，另外還坐落了秋水堂、結構群兩家重要的簡體書店，店與店之間只彼此相隔幾個小街口。也許因為靠近台大，這個區域的獨立書店學術氣息濃厚，往來的學生、老師也多。

而位於台北永和的「小小書房」與面向淡水河口的「有河book」，則是外於溫羅汀區的獨立特色書店，這類特色書店往往吸引還願意翻書、在意閱讀質感的年輕人。店內不定期的讀書會、寫作課程，還有外於閱讀的手工創意課程，同樣也以其極具特色的方式豐富著「書店」的內涵。

這些小書店往往是店主獨立營運，因此在書店特色取向上往往比誠品這樣的大型連鎖書店更自由更具主題性，但同時也更辛苦；單單是地租、人事成本已使這些獨立開業的書店老闆自顧不暇；近年來實體書市的萎縮也確實為這些獨立小書店不時帶來危機。然而就像是「小小書房」所說的：「因為對書的愛情，我們存在。」這些執著在每一本書句實重量的愛書人，都是透過一頁又一頁翻過的書頁灑下種子，展開「文化」的旅行。



「誠品」將會是另一間文化「領匯」？

文：小西

台灣「誠品書店」終於要來了，身邊好些朋友都萬分雀躍，說它帶來的24小時營業，好讓「誠品」的文化氣息以及強烈書香，能夠全天候滲透城中每個角落，年中無休。

有關誠品要來港開店的傳聞，一直不絕如縷，有傳聞甚至猜度，誠品將會進駐市建局的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城中綠洲」。然而，誠品最終還是落戶希慎廣場，對於我們這個城市的發展來說，這到底又意味著什麼呢？

「複合式連鎖書店」模式

正如本版另文的作者所言，誠品書店，在台北早已遠遠不只是一間書店，而是透過「複合式連鎖書店」的模式，將書店空間逐漸轉化為綜合的「生活消費空間」，而這也是不少人（尤其是文化人）所津津樂道的文化氣息的源頭。事實上，逛誠品，人們不單可以看看書，還可以飲咖啡，挑選禮品，購買文具，看展覽和演出，不一而足。然而，心水清的都知，隨着「西九」計劃所引發的想像與憧憬，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向」，這種將「文化消閒化」與「生活美學化」的做法，近年早已落腳在城中的不同角落。

例如，位於油麻地駿發花園百老匯電影中心地下Kubrick書店，自2001年成立至今，便一直通過「複合式連鎖書店」的模式，結合銷書、售賣文具精品、主辦講座與課程、出版等活動，將書店空間逐漸轉化為綜合的「生活消費空間」。但值得注意的是，Kubrick書店乃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所管理的百老匯院線之屬下機構。換言之，作為「生活消費空間」的書店空間，其實同時也是安樂整盤電影創意文化產業（包括了電影製作、電影和影碟發行、廣告製作以及影片放映）業務的一個引伸與「增值」部分，他們為消費者提供影片觀賞，也在銷售一種整體的生活品味。

全面「文化消閒化」與「生活美學化」

由此出發，再看看誠品書店近年在台灣的發展，我們便會明白希慎廣場開幕，誠品書店為什麼會得到希慎與業的青睐，並以優厚條件來港開店。其實，除了本業外，誠品近年來大部分的收入都來自商場管理，誠品擁有多處商場管理經驗，如台大醫院的美食街、西門町誠品116、武昌誠品、敦南誠品、信義誠品等，營運成績都不錯，誠品最近更從台北市政府取得台北車站地下街商圍的管理權，相信有機會為台北市政府以及誠品本身創造更多的利潤。換言之，誠品書店所開創出的，已不單只是一種「複合式連鎖書店」的模式，而是一種全新的商場發展與管理模式。就筆者最近走訪台北所見，台北車站地下街的面目，的確給誠品那種「文化消閒化」與「生活美學化」的模式，徹底改變了，舉目所見，都是乾淨優閒的店。「誠品」會否成為另一間文化「領匯」？看看近年本地大商場藝術場Mall Show成行成市，K11甚至標榜自身為全港首間Art Mall，連「領匯」也在旗下卑耶商場大搞西方名畫、多媒體互動展覽，全面「文化消閒化」與「生活美學化」的日子還會遠嗎？



大書店在資金運作下，已成立生活方式的推手。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一些書，一些店

港大建築學院的LAURENCE為了國家美術館競標方案來北京，約他在時尚廊見面。沒想到，那天下午書店裡正好在舉辦一場讀書活動，竟座無虛席。LAURENCE是第一次到這家書店，看着坐的滿滿當當聽眾的店堂，他頗覺新鮮。我說，既然沒咖啡喝了，不如給你做次導覽吧！

這是我每月固定要去的幾家京城書店之一，有時貪方便，約朋友在這裡見面，順便逛了書店。當然，它不僅僅是書店，還是咖啡廳、餐廳，尤其法餐做得不錯。不過按經營者的說法，它是以「Lounge」為概念的藝文空間。每個禮拜，尤其是周末的兩天，這裡都會舉辦若干讀書講座、簽名售書之類的活動，經營業態有點像KUBRICK，搞活動的頻率則超過商務印書館。

我向LAURENCE介紹的是這裡售賣的設計產品，比如內地設計師做的土布包或者藍印花布製品，這一點跟KUBRICK或者誠品信義店也很像。不過對於我來說，每個月來這裡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它可能是北京經營小眾雜誌最全的一家書店；其次這裡的港台版圖書可能是北京更新最及時的。

所謂的小眾雜誌主要是指設計、藝術、生活方式類的雜誌。在時尚廊，《The New Yorker》、《Monocle》、《Walpaper》、《GQ》……當然是不消說了，《tank》之類相對偏一點的也有。中文的更全一些，舉個例子，我每期買的《氣生活》是杭州出的，《家園》是福州的，《城市壹本》是泉州的，《1314》是成都的，《號外》是香港的，《ppaper business》是台北的……這些雜誌在北京別的地方可能都不大容易一次性找到，有的根本就只有這裡才有。

時尚廊明顯是主打這類小眾雜誌，所以進門就是一排雜誌架。當然它的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價格。以一本《號外》為例，香港賣25元港幣，相當於人民幣20元左右吧，可是在時尚廊要賣40元，整整貴了一倍。一般的港台版圖書，價格也比香港貴出不少。

這家書店的經營者許志強是廈門有名的獨立書店曉風書屋的創辦人，你常常可以在店裡碰到他，有時跟他抱怨書價，他還會打哈哈說海關稅很高之類，有時讚他這裡雜誌多，他還會有些靦腆地說，就是想給這些小眾雜誌提供一個平台。這家店其實是他因應後書店時代的產物，所以風格、內容上顯得混搭、跨界、多元，室內裝飾更是講究。

當然，價格始終還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幾乎從來不在那裡買《monocle》，早先它要賣到110元一本，而在798藝術區的Timezone 8東八時區書店僅賣60元。「東八」是另一家我經常去的書店，除了買《monocle》，那裡也經常會給人驚喜。

比如我曾經在「東八」買過一本《向杭州學習》，這是一個在杭州呆過五年的美國人撰寫的一本關於中國城市化進程思考的圖文書。最近，因為一位摯友去世，很想為她出一本紀念文集，腦子裡想着這個事，果然在「東八」找到兩本不錯的範本。

一本叫《大飛機與降落傘》，是由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出版的中英文雙語書籍，小馬哥、橙子做的設計和插圖，紀念的是英年早逝的藝術評論家喬納森納帕克（JONATHAN NAPACH），喬納森使用的最後一個中文名正是「降落傘」，這本紀念文集做得清秀雅致，內容編排上也是言之有物、邏輯清晰。

另一本是「上下」書系的第一本出版物，叫《盒子》。所謂的「盒子」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實際上講述的是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故事。「盒子」就是我們的記憶儲存空間。對於文字存世不多的普通人而言，大概只有將別人的講述與個人的文存結合起來，或者才能出一本好看的紀念文集吧？《盒子》在形式上動了不少腦筋，書真的是裝在盒子裡面的，盒子裡還有一個暗盒，裡面分成若干格子，分別放着兒時的玩具，比如玻璃彈子等等。它記錄了故事，也喚起記憶。

當然，還有一本鹿特丹010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版《上海新城——追尋蔓延都市裡的社區和身份》也是我感興趣的。你會發現，這家書店賣的大多是攝影、建築、設計和當代藝術類圖書，而且90%以上的都是純進口的英文書。

「東八」的老闆是一個叫羅伯特的老外，他在差不多10年前，租下了798里的一家大約120平方米的民房食店，將之改造成前店後吧的「東八時區書吧」。這家門臉很不起眼的書店經常組織新書發佈會和藝術家座談，毫不誇張地說，另外還在做一個中國藝術網站的羅伯特是798藝術區的拓荒者，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推手之一。

要刊書事

Paris Match 《巴黎比賽週刊》22/09：(法國)

文學獎季節開幕

第一屆過渡。9月13日星期二，龔古爾獎委員會已經揭曉了15本第一批獲選入圍的小說。10位評審將會於10月4日及25日再次聚集一處，在這些作品之中，為法國其中一個最高規格的文學獎，選出3位候選人。最後，到了11月2日，我們就會在德魯昂餐廳裡作最後沖刷，並選出新一年的幸運兒。假使獲獎小說的書面腰封不能作為銷量保證，但它也起碼可以為這本小說帶來一定的傳媒效應。去年，我們從伯納爾·皮伏的獲選，就得到明顯的印證。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24/09：(英國)

Michael Hart

電子書之父、Gutenberg計劃創辦人Michael Hart在今月6號去世，終年64歲。他參過軍，離過婚，做過舊金山街頭音樂家，共同點是都不長久。他在街頭賣藝時，從不靠此賺錢，由此產生了一套個人哲學：好的音樂應該像空氣一樣是人人免費受用的。他將此哲學應用到書籍上：每個人都應該無條件接觸偉大文學，無論是嚴肅文學還是流行讀物，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像國會圖書館一樣的免費館藏。畢業於伊利諾依大學香檳分校，1971年，他在學校的巨型電腦機房裡，手打輸入了「獨立宣言」，隨後便誕生了世界上第一本免費電子版本。而Gutenberg計劃，是他將美國已結版權保護的書籍轉成電子版，由於版權法越來越嚴苛，如何爭取讓新書也納入計劃，他在生前一直致力於版權官司中。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26/09：(美國)

順手牽羊

新近出版的《The Steal》是一本講述商店盜賊歷史的書。作者Rachel Shteir在書中重點指出，長久以來女性偷盜多過男性是一種誤解。這種偏見，在書評人Jenny Diski看來，可追溯到17世紀，那時的醫學界還專門發明了「kleptomania」這個詞以描述強迫症式的偷竊行為。很多醫生便自然地將這種病癥與女性聯繫起來。此外，除了性別，階級和種族等話題也是偷盜行為中會涉及的話題；貧窮和少數族裔的消費者比有錢人或白人更容易被指控為有盜竊行為。



Time 《時代周刊》19/09：(美國)

本期介紹了幾本會讓人望斷脖頸的書，因為他們的出版日期都要等上近10年的時間。希望這些書不辜負讀者的時間期盼：1、《I Married you for Happiness》，作者Lily Tuck的上本書《News from Paraguay》曾獲得200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故事從一位著名的數學家的去世開始，他的太太在守靈期間，回憶了她和丈夫之間充滿甜蜜與苦澀的婚姻生活。2、《The Marriage Plot》，講述解構主義思潮對傳統英國文學所作的衝擊。一位在布朗大學唸文學的學生Madeleine受奧斯丁和艾略特愛情作品滋養，但面對後結構主義，她如何解決傳統婚姻關係。3、《Rin Tin Tin》，這是作者Susan Orlean繼98年出版的小說《蘭花賊》之後，發現的另一個有趣題材。Rin Tin Tin是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一位士兵領養的木偶。後來，士兵帶著他去了荷里活，他在那裡成了明星。

